

弱厭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為其不平而民不覺悟故邪日甚劇不復拘制也是故古者聖賢事死不敢過生迺親禁明也真人亦豈已解耶可恢哉可恢哉嚮天師不示愚生心無由得知此也真人前子與吾合心必天使子主問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氣且臨至凡事當順一氣逆轉不至何謂也夫天道當興陽也而衰陰則致順今反與陰而厭衰陽故為逆也反為故凶事致凶氣今使治亂失其政位此非小過也真人無匿此書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處夫治不調非獨天地人君之過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過更相承負相益為多皆悉坐不守實所致也以離去其實遠本反就偽行而不自知何謂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偽也何故名為偽乎實不見觀其人可欲而生人為作知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夫人死鬼神以歸天骨肉以付地腐塗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無復存也付歸於地地者人之真母人

生於天地之間其本與生時異事不知其所職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後得其實也生時所不樂皆不可見於死者故不得過生必為恠變甚深真人曉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實已出矣子可謂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終本末當相應訣

太平經卷之三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站

太平經卷之三十七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頑頓曰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為何等事生為何職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為解天地開闢已來帝王人民承負生為此事出也今迺為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真人自若真真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為引譙反真真冥昧何哉諾真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過於隣里後生其子孫反為隣里所害是即明承負之責也今先王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亂天也天大怒不悅喜故病災萬端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為是出也是故古者大賢人本皆知自養之道故得治意必承負之失也其後世學人之師皆多絕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

之要意。後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愛為
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全之術。更
生。忽事反闕。緣故生承負之災。子解意。豈知
之耶。善哉。善哉。見天師言。昭若開雲。見日無
異也。行子可謂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
解。今問無足時。唯天師丁寧重戒之。然夫人
能深自養。迺能養人。夫人能深自愛。迺能愛
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養。安能厚養人乎。哉
有身且不能自愛。重而全形。謹守先人之祖
統。安能愛人。全人。愚哉。子寧深解不耶。唯唯
善哉。善哉。行子以為吾書不可信也。試取上
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而長吉者。書文復取中
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復取下古人
所思務行。得天意而長自全者。文書宜皆上
下流視考之。必與重規合。矩無殊也。迺子蒙
且大解。迺後且大信。吾書言也。今天疾人後
生者。日益輕易。闕命試才。下愚迺言。天無知
道。天不效也。夫地尚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
得麥。其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況天哉。今故
天積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為愚。後生

者日益劇。故生災異。變性非一也。是天與人
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
不以時報。其君反復救。臣斷絕天路。天復益
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帝王雖有萬
人之善。猶復無故被其害也。故使為善者不
明。若無益也。今使下愚言。天無知。固有以乎
哉。今見天師言。心解與更生無異也。善哉。善
哉。弟子雖多愁。天師冒死問事。始若有過。已
問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無知而不問。無
由得通達。子言是其意也。行書多悉。備頭足
腹。昔表裏悉具。自與眾賢共案之。勿復問。唯
唯。

右問天師文書眾多。從上到下。所為出斷
訣。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殺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賢見師說。一面知四
面之說。小賢見師說。一負知四負之說。故易
為說也。其愚暗。殺頓之人。不事見為說之。猶
復心懷疑。故敢具問。天師既為皇天解承
負之仇。為后土解承負之殃。為帝王解承負

之厄。為百姓解承負之過。為萬二千物解承
負之責。又言。下愚弟子。迺為天問事。不敢不
冒過。患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今帝
王人民。有承負。凡事亦皆自有承負。耶。善哉。
子為天問事。誠詳且謹。今每與天師對會。常
言。弟子迺為天問。疑事。故敢不詳也。善哉。子
有謹良之意。且可屬事。行今子樂欲令吾悉
具說之。耶。不惜難之也。但恐太文。難為才用
具說。天下承負。迺千萬字。尚少也。難勝。既為
子舉。其凡網。今使眾賢。可共意。而盡得其意。
與券書無異也。唯天師語。明開兩耳。安坐定。
心聽。唯唯。然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
雲亂。家貧不足。老弱飢寒。縣官無收倉庫。更
空。此過迺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
凡事。解未復。更明聽。今一師說。教十弟子。其
師說。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為十人說。已百
人。偽說。矣。百人復行。各為十人說。已千人。邪
說。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說。矣。萬人四面
俱言。天下邪說。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
反也。因以為常說。此本由一人失說。實迺反

都使此凡人失說實核以亂天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為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時人故重相寬也復為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復更明聽令一人為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迺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虛言之責也後人何過乎反以過時人三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夫南山有大木廣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也上有無譬之枝葉實其下根不堅持地而為大風雨所傷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末曾不究結耶今是末無過無故被流災得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矣寧可罪後生耶四事解然責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春南風與風氣俱行迺蔽日月天下彼其各傷

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惡故天則殺汝以過其人曾不寬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災鬼神自寬生人復就過責之其氣寬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風持來承負之責如此矣五事解然真人復更危坐詳聽吾言本道常正不邪偽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為此積久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災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積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寬結耶天下悉耶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是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若食盡欲得之而病人獨不能食迺到於死亡豈有解耶今交陰陽相得盡樂有子孫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豈有解耶夫人生盡樂好善而巨壯而固反不肖且惡豈有解耶此盡承負之大效也反以責時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時人傳受耶偽久

安能卒自改正乎哉遂從是常寬因為是連久天憐之故上皇道應元氣而下也子勿恠之也以為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氣所起也一者天之綱紀也故使守思一從上更下也夫萬物凡事過於大末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是以古者聖人將有可為作皆仰占天文俯視地理明其反本之明效也真人解未唯唯今管子悒悒已舉承負端首天下之事相承負皆如此豈知之耶唯唯今天師都舉端首愚生心結已解行語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養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養失其本下古計不詳輕其身謂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亂其治雖然非下古人過也由承負之厄會也行文已復重吾不復言百言百同無益也可毋增書為文今天辭已通囑於真人唯唯行歸思其要以付有德君書要為解承負出唯唯

右問凡事承負結氣訣
太平經卷之三十七